



## 第一时间

◇朱晓渭

你若回来,一定要  
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存好了一季的雪花  
准备纷飞给你  
浇花也罢,沐浴也罢,烹茶也罢  
或者涂抹渭河和秦岭  
给大明宫和未央城铺好一张宣纸  
任你邀谁来狂草地书写  
怀素还是张颠?我都熟悉  
长安,必须用龙腾虎跃的狂草来书写

我存好了整个冬天  
兴庆湖的薄冰,芙蓉园的红灯笼  
大雁塔的晨钟暮鼓,以及  
回民坊热气腾腾的叫卖声  
油茶麻花,肉丸胡辣汤  
卤汁凉粉,孜然肉夹馍  
你说过,你喜欢烟火气的长安

我存好了长安的背影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只是我不能确定从哪里讲起  
从半坡?还是洋镐两京?  
从骊山的烽火?还是宴台鸿门?  
从荆轲刺秦王?还是事变玄武门?  
我存了一肚子话想要对你讲  
要讲得吞云吐雾,眉飞色舞,神采奕奕

我存好了往事  
不只是冬季,而是接驳无缝的日子  
3路公交车站  
五路口的圆形天桥  
安定门上盘旋的燕子  
小雁塔残缺的塔顶  
当然还有乐游原上的傍晚  
一辆车子一直停在无限好的夕阳里  
还有青龙寺的风筝,飞着飞着  
就落到了绸缎似的樱花里  
小贩走过  
冰峰汽水,钟楼小奶糕  
五毛钱一个

我存好了牡丹,存好了国色天香  
我存好了脂梅,存好了铮铮傲骨  
我甚至存好了土壤,在城墙根下  
存好了许多人的名字  
我知道你会一一问及  
你惦记着他们  
他们在长安生,在长安死,在长安恋爱,在长安争风吃醋  
他们奔走,呼号,起舞,豪饮,形骸放浪地痛哭或者大笑  
给这些人准备鲜花怎么能行  
他们是要春风得意马蹄疾的  
当然,你也是

我存好了长安  
雪落时寂静,风起时云霓  
雨来时悲凉,月照时孤独  
你若回来,一定要  
第一时间告诉我  
你说你想下榻在哪里吧  
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甚至  
聊斋里  
我都会把百花之榻打扫得干干净净  
等一位诗人,一位舞娘,或者干脆  
等一位白狐仙子

我存好了红烛  
存好了巴山夜雨  
存好了并州的剪刀和陈酿了五千年的西风  
如果你愿意  
我们就从并吞八荒,玉御宇内的秦朝喝起  
直喝到气冲斗牛,色惊河汉,天地动容,神鬼哭泣

你若回来,一定要  
第一时间告诉我

双百亭

文艺副刊

摄影:张哲睿

## 心灵底片

最近几天,左眼的模糊感更加严重,我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令我十分烦躁。于我而言,近视不异于失明。我想到了史铁生,他在最狂妄的年纪忽的残废了双腿,而我要在学业的尽头失去我一直引以为傲的视力。为了调节晶状体,也是为了调节心情,我索性放弃晚上的学习计划,准备在校园里逛逛。

今天是个好天气。太阳还没落下,它温柔柔的目光,在四十分钟前扫过我的家乡,从东到西,此刻到了草堂。我十分珍惜它此刻的温柔,因为这让我敢于大胆地、舒适地、仔仔细细地去看一看我留恋的风景,仿佛我只剩了三天光明。

有多久没在校园里漫步了啊。修改论文的日子,准备考试的日子,又或者是浑浑噩噩的日子,我不是在电脑前,就是在手机前。我喜欢学校的生活,偶尔去紫阁拿快递,路过球场时我总要艳羡地看一看,他们的活力感染了每一个空气微粒,令我也觉得精力充沛,但是懒惰如我,很少真真切切地加入其中。我最喜欢的运动方式就是散步,但是繁忙如我,很少有机会悠悠闲闲地漫步园中。今天,我终于撇下那些懒惰与琐事,全身心地投入草堂的落日余晖里。

一个人散步,总是有点无聊,我有点纠结要不要戴上耳机,但是,那是什么声音,突然闯入了我的耳朵?啾啾的鸟鸣,时而婉转时而调皮;远处的号子,显示着队伍的整齐

## 黄昏里,晚风中

◇李常青(文学院)

有力;四面八方的话语,模糊成白噪音般的背景音……原来我不是将要近视,而是已曾实实在在地“失聪”了。听觉的“恢复”联动到了视觉的清晰和嗅觉的灵敏,空气香香甜甜,我想,这味道一定来自这一片片的草地,来自草地中不知名的小黄花,来自杨树松树和水杉刚刚萌出的新叶,来自远远近近的成排的花树。它们都在前几天的雨水中洗净了身子,在中午热烈的阳光下勃发了情意,于是,它们天然的微妙的香气,随着黄昏轻柔的暖风,飘向草堂的每一个角落。

我漫无方向,选择了一条贯通校园东西的长路,悠悠地走着。这条路以左,是大片的草坪,草坪再往左,是大片的油菜花,我在图书馆常常沿着这个方向远望。这条路以右,是透露着古朴庄重气息的学府城,学府城再往右,是连绵的秦岭山麓。我最喜欢眺望南山,最近雾霾散去,山上的树木又焕发一新,正是欣赏南山美景的好时候。层层叠叠,连绵不绝的南山,总让我浮想联翩,总觉得它不是静态的。山上变幻的云雾,是她妩媚多情的面纱;冬天,她将面纱裁得厚厚的,遮掩面容的苍老枯黄;到了春天,面纱逐渐变薄,隐约透出她重新娇嫩的皮肤;夏天和秋天,她则大大方方地将面纱挽起,化作洁白的头饰,霞光偶尔将之染成彩色。山体勾勒出的线条,是她绰约的身姿。你看,她脸庞仰起,腰肢下放,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仿佛正在和着远古古谣忘情地舞蹈……

长路走到了尽头,我转了一个弯,又走到了尽头,我又转了一个弯,来到了油菜花田。是谁在学校里开辟出这么一大片油菜花田呢?我不知道。这个时节,油菜花开得正盛,我想用手机拍几张照片,但是天光已暗,我已经错过了拍照的好时机。走着走着,又转了一个弯,我已经转晕了,不去计较,在我混沌的大脑里,已然储存了今天的黄昏,以及黄昏中的光影、声音、味道与触觉,这就够了。

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风却依然暖烘烘的。走到了操场边,一大二大的学生在军训,操场的大灯将他们的影子照得十分清晰。在即将离校的日子里,我的年龄危机感更加严重,看到本科的“小孩儿”,诸如“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的话语,渐渐从记忆中他人的口中跑到了如今我自己的口中,这让我惶恐。天真的、自由的、最美好的大学生活真的要变成过去了,我站在现在,开始怀念将来的过去。

晚风轻拂我的头发,亲吻我的脸庞,我陶醉在这春天的温柔里。但是它却无情地掠过我的鼻尖,钻过我的指缝,就这么堂而皇之地,溜走了。

留恋啊,徘徊啊,康桥的柔波在草堂的天空中荡漾。

草堂寺的灯已经开了,丁香花的花期已经过了,我该回去了。

(供稿:《馨火》文学社)

## 大学生活

这里住着一些猫。清晨的大道上,午间的草坪边,或是傍晚的小路间,它们慵懒地躺在地上,享受着难得的休憩,有时候从人们的眼前一掠而过,在追逐着什么,像一道疾驰的闪电。猫在大学里是一件平常事物,刚入校的新生会上,亲切地摸摸猫头,殊不知眼前正对着他翻白眼的大橘猫,乃是几年前就已入校的“学长”;身着学士服的六月毕业生,握着狸花猫的肉爪告别,并留下私藏已久的猫粮。一辈辈猫,迎接着一代代人,又送别了一代代人。校园内的猫不少,有些是原生土著,有些则是从校外偷溜进来的,也有些是学生弃养后流浪在外的,它们分散在校园内的各个角落。

观察了多日,大约有三类猫。第一,群居猫。一群生活在一个地方的猫,领地意识较弱,即使花色可大不相同,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也不是一件难事。宿舍楼下,有两只橘猫,一只白猫,一只三花和狸花,一起住在旁边的草坪上。天气晴朗,白猫喜欢躺在暖洋洋的水泥地上,侧着身子,白毛被阳光晒得刺眼。橘猫则喜欢在阴凉的草地上躺下,四只爪缩进肚皮底下,眼皮紧闭,安静地卧着。有人喂食时倒会发生激烈的状况,将一小截火腿肠扔在猫们面前,落地的瞬间,几只猫便摆好了战斗姿态,“唰”地一声飞出去争抢,橘猫身上的

## 校园猫事

◇宋宇涛(文学院)

颜色最重,脾气也最凶,哈着气威胁着其他猫退下,较为霸道。第二,普通猫。它们喜欢独来独往,颇具野猫的脾性,不经常在人前露面,小心翼翼的,想要上前亲近,有的朝人哈气,有的一溜烟就跑了,着实不讨人喜欢。第三,安静的猫。有内向的人,自然也有相似的猫。一只大橘猫,平时形单影只,经常可以瞧见它藏在一边的草垛里睡觉,枝上长满了花,它睡在了花丛里。它看到人也不躲,静静地坐着,有些女孩也喜欢摸摸它,一副乖巧的样子,或许被摸着很舒服,有时弓起背迎着人的手,一次女生们趁它睡着的时候,把周围的花瓣盖在了它身上,恶作剧似的,十分可亲。这些小小的动物能给生活带来许多趣事。猫咪吵架很少见,如果遇到了值得驻足点评一番。澡堂外的一棵树,大约有两层楼高,春天,微风将树上的花骨朵吹落,一只白猫正卧在树上,一只橘猫卧在地上,两只隔空对视,“呜呜”地叫着,这是猫咪在争吵,不过令人啼笑不止,因为听来像是小孩子哭喊。不知是否理亏,即使站在高处,白猫气势也弱了许多,反倒是橘猫一直在树下堵着,大有几分不依不饶之势,引得不少人拍照。虽然有点怕猫,但我经常喂它们,有一只猫是老主顾,拿着吃的走到它

面前,便会飞奔过来,围着人转悠,头抬起来眼巴巴地盯着。可以趁它低头吃饭时抚摸,后背暖暖的,毛的手感很好,或许可以在冬天当个暖手宝,粗壮的尾巴翘着,很难不想让人摸一把。一天傍晚,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一只胖胖的橘猫,“喵喵”地朝人叫,我想它是饿坏了,蹲在地上拿出常备的零食,它走上前来吃,动作有些粗鲁。趁机观察它,左耳没了一半,右眼上面的毛没了一撮,露出肉色的皮肤,后背上有点污渍,沾了不少细碎东西,也许和其他猫打了一架,又或是被主人抛弃流浪至此。狼吞虎咽地吃完后,便转身回到草地躺着,近来也没有再看到了。

这里仍会住着一些猫,以后也将会是。

(供稿:唐华诗词社)

摄影:王梓恒

